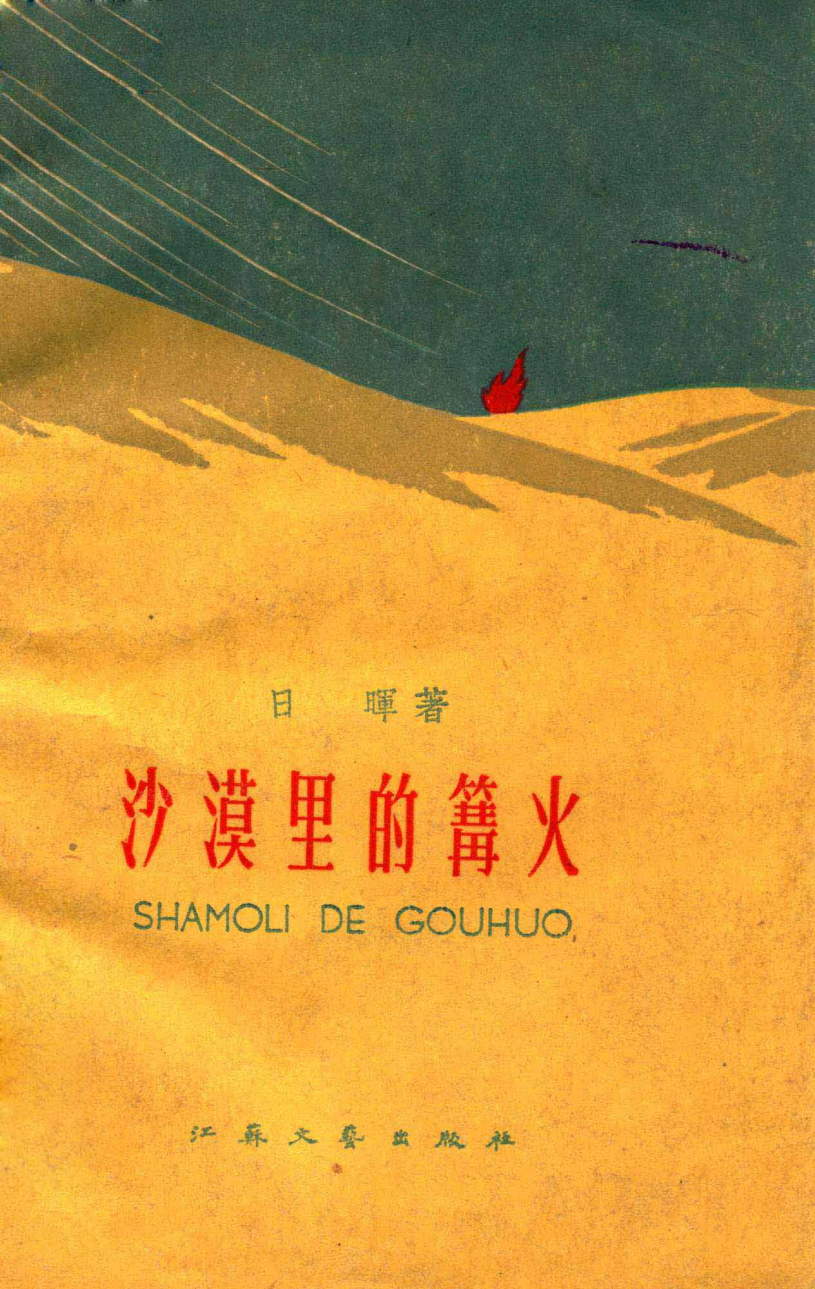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日 暉 著

沙漠里的篝火

SHAMOLI DE GOUHUO,

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

沙漠里的篝火

日 暉 著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內 容 介 紹

這是一本短篇小說集，題材都是反映石油勘探工作者們的工作和生活的。

“沙漠里的篝火”、“夜探野狼溝”、“盆地風雪”、“暴風雪中二十三天”、“小向导”等五篇文章是描繪這些祖國建設事業的尖兵為了探取寶藏，踏遍了祖國大西北的沙漠地帶，又攀登了冰封雪凍的高山，深入滿是池沼且荒無人煙的草地，他們都以頑強的意志、樂觀的革命情緒戰勝了出現在他們面前的種種自然困難，堅決完成了任務。

“黨委書記下工地”、“新測工”是介紹了兩位優秀幹部深入基層和工人打成一片，學習上刻苦鉅研，處處起模範作用而成為勘探工地上兩面旗幟的故事。

沙 漠 里 的 篝 火

日 暉 著

*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四號

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號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南京前進印刷廠印刷

*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4/9 字數 44,000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6,000

目 录

党委书记下工地.....	1
沙漠里的篝火.....	9
夜探野狼沟.....	22
暴风雪中二十三天.....	34
盆地风雪.....	47
新测工.....	64
小向导.....	76

党委书记下工地

地震二队放綫组的李风云嗓子痛，請了病假。一早起来，组长李甫把这事报告給生产管理員，管理員答应派人来替李风云。

六点十分，正是出工时候，果然来了一人。那人看去四十岁模样，矮个，黑脸膛，穿着一身旧工装。

“我是来替病号的。”他自我介紹道。

李甫把他打量一下，覺得这人个儿虽矮，倒很結实。

“你貴姓？”李甫問。

“姓楊，叫我老楊吧！”老楊很爽快地說。

“好吧，老楊同志，咱們上車走。”

李甫說着，攀上了一輛卡車，那車是开往工地去的。

平原的春天，道路开始翻漿。汽車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顛簸，坐在車廂里，却象跳舞似的。过了玻璃山，公路上有个黑点。黑点大了，原来是个人，正对汽車揮动着双臂。

“是小田！”林德永眼尖，已經認出来了。

汽車猛地煞住。那人果然是小田，他是队上的測量

員。他朝汽車奔來，氣急咻咻地說：

“总算找到你們了！我們測量的小車前天就濕在烏蘭花了，車挖不出來，糧食又吃完了，又不知道隊部搬到了什麼地方，真够噲！”

坐在李甫旁邊的老楊，听了小田的話，立刻關心地問：

“你今天還沒吃飯吧？”

“你說今天？沒有。我已三日不知飯味了！”小田淡淡地苦笑一下說，用舌頭舔舔干巴巴的嘴唇。

“那你吃什麼？”

“野味。”小田還怪有趣地說：“草甸子里有的是野雞蛋，野鴨蛋，只要去撿就是了。”

听了這話，老楊立刻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的飯盒遞給小田，說道：

“拿去吃。”

小田不認識老楊，看看他，不肯接。老楊急了，往小田懷里一塞道：

“客氣什麼！我早上吃飽了，一點不餓！”

小田這才接過飯盒，狼吞虎咽地吃起來。

李甫指點了小田隊部駐地和方向，看着他走去了。汽車才繼續前進。李甫拉拉老楊的袖子，好心地責備道：

“全給了他幹什麼，至少也得留下一半呀！野外工作

不比别的活，一跑几十里地，不吃东西能受得住吗？”

老楊說：“有句俗話：一早飽一日飽。我今早上确实吃飽了，能頂住的。”

這話說得很認真，李甫不覺看了他一眼。心里說：“你不信我的話，好，到時候瞧吧，够你嗆！”

到了工地，李甫开始分配任务。本来李风云是扛綫架的，一个八十斤，他考虑到老楊新来，叫他扛綫架受不住。正准备叫別人扛，回头一看，老楊已經扛上了，掂了掂分量，說：

“不沉，走，誰和我一班？”

李甫上去阻拦道：“老楊，你放下，叫林德永背吧。”

老楊走出二步，故意把脸一板：

“什么，你瞧不起人？看我背不背得了！”

李甫碰了个軟釘子，心里挺别扭。堵气地想：这人說話好楞！人家想照顧照顧他，沒想到他不吃这一套。行，行，你能你就背，又累不着我。李甫也就沒再阻拦他。

可事实証明，老楊背下来了。并且背着綫架象冲锋似的。爬坡不喘口气；淌河不怕凉，一撩褲腿嘩嘩过去了。李风云这样的大个子，背綫架时，还跑跑歇歇，而他这么个小个子，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股劲的往前赶。放綫組的同志在他的影响下，个个都象賽跑似的猛干起来。从前放根綫半小时，今天，二十分钟！这真使李甫心里感到

格外的高兴。

放完綫休息，李甫和他聊起来。

“老楊，啥时候来咱們队的？”

“昨天来的。”老楊从口袋里摸出张紙，抓一撮烟絲在紙上，卷了一支又大又粗的烟，燃上，吸起来。

“你和大队检查組一起来的？”李甫問。“听說来了很多首长，党委书记也来了。都說那个書記从前是师政委，新从部队轉业到地質部的，嘿嘿，那人工作可有一套，还非常厉害呢！你見過他沒有？”

老楊笑着回答：“好象見過。”

“他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你問他嗎？和平常人一样，两只眼睛一个鼻子！沒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这么个大首长，還沒一点架子？以往大队也来过检查組，有些科室里的什么干部，还都摆摆架子呢，見了我們这些工人理也不理。”

“如果有架子你怎么办？”

“不怕，給他貼大字报！”

老楊贊揚地点着头，笑着說：“对！对！”

下午三点光景，一辆运输汽車不慎掉进洼地里去了。車輪，保险杠都陷进泥里。“泥菩薩过河自身难保”，跟在后面专门拽車的拖拉机也不敢进洼地来拽。除了人下去

挖以外，沒有其他的法子。“挖車”是個困難事，围着車要掏下去三尺深。那泥巴粘性大，使老勁，才鏟出拳頭那麼大一塊來，更苦的是爬進車底掏泥，那里又窄又悶，躺在潮濕的稀泥里，陣陣惡臭直灌鼻孔，令人作嘔。身體再強壯的人，干這活也免不了手脚打顫。

車周圍倒挖得很快，半小時就挖好了。這時大伙都累得不行，不願進車底去挖。忽然有人說了一聲：“我去！”李甫回頭一看，又是他組里的老楊。他脫掉外衣，只穿了件汗衫，光着胳膊，貼着地皮鑽進車底，一鏟一鏟往外送泥。

半小時過去了，老楊還在堅持。叫他出來歇歇換個人，他推托說：

“快完了，再過五分鐘就完。”

可就這樣，他臥在車底下不知過去多少五分鐘，一直把堵在車底的泥掏空了，他才鑽出來。

老楊渾身上下都是泥，臉上涂成個大花臉。他一邊穿衣，一邊一歪一歪踩着稀泥走。忽然他腿一軟倒在地上，沒掙扎起來。人們上去把他扶起，他的手索索抖動，臉孔發白，汗珠直淌。這使人大吃一驚。

“你病了？”李甫着急地問道。

老楊擦把汗說：“沒啥，讓我坐一下就好了。”

這時一個工人提醒說：“出虛汗手脚發抖是餓的緣

故。”

李甫这才記起老楊还没吃东西。他急忙返身跑去，从汽車上拿下半盒飯来，这是放綫組每人省一口留下來的。老楊初还推托，經李甫再三說明是为他留的，这才拿来大口大口吃起来。果然，半盒飯吃完，老楊精神恢复过来了。李甫趁这机会对老楊說：

“老楊，这次你可接受了教訓吧？別的东西能給人，独这吃食不能給。人是鉄飯是鋼，干活的人，少吃一口都不成。你是因为初来沒这个經驗啊！”

老楊說：“李組长；你这話沒錯。人不吃东西就是沒劲。可你想想看，小田三天沒吃飯了，他会怎样呢？”

這話又把李甫問住了。还是他的道理对呀！李甫不禁对这个新来的工人，从心眼里更加敬佩了。

因为这天放綫效率提高，虽然放綫組帮助挖了半天車，耽擱不少工夫，这一天野外組还是創造了普查十六点五公里的新紀錄，因此，放綫組受到了野外組的表揚。李甫覺得，这功劳大半要归老楊。便和小組的人合計一下，写了一张大字报表揚老楊，同时，想趁大队检查組在的时候，把这件事对党委书记汇报一下。

李甫拿着大字报，走进办公室，見老楊也在里面，呼哧呼哧洗得欢，李甫問生产管理員：

“老张，咱党委书记呢？”

老张听了哈哈大笑道：

“叫我怎么回答？你們一起干了一天活，还来問我！楊書記，有人找你来啦。”

李甫怔住了，拿着大字报呆在那里。老楊擦干了手走过来，說道：

“好呀，給我貼大字报来了，你真是說一不二！什么內容？官僚主义还是架子太大？”

李甫紅着脸傻笑起来，拿起大字报來說：

“你听着：‘有个同志真不差，干起活来頂呱呱，劳累重活他搶先，車底挖泥他第一，要問这人他是誰？新来工人叫老楊！’”他停停又說：“楊書記，这张貼了还不算，回头还得給你写一张，为啥你瞞着我們不說你是誰！”

管理員听了直笑，李甫又轉身对他說：

“老张，你別乐，也得批評你，为啥給我們派个这样的大首长来！”

老张分辯道：“这不怨我，是他自己要去的。他說，头回下工地，得先上劳动課。不信你自己問他。”

楊書記拉李甫坐下，严肃的說：

“李組长，咱們头次見面，我就要批評你了。你的思想很奇怪，为什么把我和工人两样看待呢？我們党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队，一个党的工作者首先应是个好工人，否則他算不得共產黨員！我們都是平凡的劳动者呀！”停了停，

又說：“李組長，往后，請你把我當作一個工人，象今天你對待我的一樣，好不好？今后，我保證每月抽出十天下工地和大伙一起勞動。”

“好！”李甫緊緊握着老楊的手，心里有說不出的感動。

1958年4月

沙漠里的篝火

一

晌午的时候，沙漠里升腾起浓浓的水蒸气，連成一幅巨大的幃帘，远处的群峯变得隱約而朦朧了。这种时候，因为有蒙气差，測量員无法从經緯仪里进行观察，便都暂时休息了。太阳毫无遮掩地火辣辣地照着，热度度的空气，烧炙着人們的皮肤。汗似乎已經流干了，身上只覺得难忍的悶热，煩躁，象被火在烤着似的。朝沙漠里望去，四周空蕩蕩的看不見一草一木，連只飞鳥的影子也沒有。什么地方，流沙嘶嘶地响着，这声音，更增加了沙漠的可怕的死寂。

在这里工作的，是一个測量小組，一共有三个人。組长叫洪煥，不高的个子，寬肩闊背，十分結实，他处处显出沉着稳重，一看就知道是个严肃能干的人。其余两个，一个叫孙銳，一个叫庞德朗。孙銳細高个儿，粗一看好象是孱弱的，可当他脫去外衣，只穿件汗背心工作时，会使你惊奇他竟有这么一身发达的肌肉和灵活的体育家般的身

段。他的性格和洪煥有些不同，容易激動，脾氣急躁。尤其是工作艱苦的時候，就要發牢騷。那個叫龐德朗的，人們都喜欢叫他龐大郎，因為他生得又矮又小，活象武松的哥哥武大郎，這個人一天到晚只知道悶干，一聲不響，臉上永遠挂着淳厚的笑容。

現在組長洪煥爬在一個沙包上，用手擋住陽光，向遠方眺望。往常，這個時候總會遠遠地傳來咣當咣當的駝鈴和跟駝戶尕三的歌聲：

妹妹的羊群趕過來，

哥哥的羊群迎着哩。

于是大伙一齐跳跳蹦蹦迎上去，急性的小孫常把頭都伸進水桶里去喝個痛快；但是現在却什麼也看不見，听不到，仿佛尕三也給這水蒸氣的霧靄裹住了。

太陽的反光刺痛了他的眼睛，他疲憊地滑下沙包，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了。現在已經一點多了，沒有水下午怎麼工作？“是不是迷路了呢？”他心里不安地想着，眼睛不由自主地往水壺上瞧，他估計，那里邊最多還剩下五六口水吧。他穩重的性子，不由得也煩躁起來了。

“洪煥，咱們還繼續干吧！”

听見聲音，他轉過頭來，孫銳和龐德朗不知什麼時候

走了过来，站在他旁边。他們脸色憔悴，因为忍受干渴而起的皺紋，使得脸皮粗糙了。

“再等一下吧，也許……”

“还等什么！都快两点啦！”孙銳急躁地提高声音說。說完，把头轉向一边，气鼓鼓坐在地上不說話了。

大家坐在沙地上，沙象在鍋里炒过一样，烫着屁股。都拿出飯盒，沒精打采地啃着干巴巴的饅头，使劲嚼了半天，也无法下咽。眼睛盯着自己的水壶，心里有个鬼念头直翻騰：喝一口就够，有一口水，那該有多么好呀！

沉默了半晌，孙銳忽然喇地使劲立起，把口里的干粮狠狠往地上吐，还用手在口里叭着：

“哼，队部就不知道我們的苦，坐在办公室里享清福，我們渴死了也沒人管！”

“別那么說，我相信他們一定也很急，”洪煥望他一眼，耐心解釋道，“以前这时候尕三早就到了，今天咱們換了工地，不好寻，所以沒及时来到，这和队部沒关系。急也沒用，咱們慢慢想办法嘛。”

“想办法，那你想哪！”孙銳頂了他一句。

“哼。”庞德朗在一边用鼻子哼了一声，看样子他的情緒也不十分好，不过脸上还是挂着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子。接着，他又慢吞吞地、出其不意地說：

“尕三准是迷路了！”

洪煥和孫銳二人不禁都一怔。是的，大家心里也早料到朶三迷路了，不过誰也不愿說出口，就象海上的人遇見風暴絕不肯說“翻船”一樣，現在經龐德朗說穿了，反倒覺得意外和吃驚。

洪煥看望兩個同志，覺得自己是組長，責任最重，應該想出主意，跳出當前的困境。他想了一會兒，振作起精神，堅定地對龐德朗說：

“大郎，你馬上得跑一趟。順路去找朶三，要找不到，就立刻回隊部去。天黑以前，務必要弄點水來。”

听組長這麼一說，大家都活躍了一點。

龐德朗站起來，整整衣裳說：“好，我立刻就走。保證天黑以前讓你們喝到水！”說完拔腿就走。

洪煥急着把他喊住：“大郎，先別忙着走。”他拉着龐德朗蹲在地上看着攤開的地图，開始研究去隊部的路綫。孫銳却在一邊暗自打算：派大郎去找朶三，在沿路遇上的希望很少；這次准要回隊部去取水了，這樣一去一回几十公里，就是死命趕，天黑前怕也難趕回來。何況大郎在半路也可能迷路呢。于是他想到自己水壺里的半壺水了。自己一天舍不得喝，剩下來的人比別人多一些。往常派人出去聯系，總是讓上路的人帶足水，這次當然也不會例外。他正想着怎樣給自己多留一點水，冷不防洪煥轉過頭來問他：

“小孙，你的水壶呢？”

“啊？”孙锐吃了一惊，含糊地搪塞道：“在，在那里。”其实，他的水壶就在脚旁的草帽下。

“去拿来吧。”洪焕声调平缓地说，他的眼光是那么坦率，使他不由的站起身来。

洪焕把自己水壶里的水往庞德朗的水壶里灌，庞德朗拼命推让着说：

“别倒了，你自己留着吧，你们下午还干呐。不用为我操心，我咬咬牙就到队部了！”

洪焕还是继续把水灌到庞德朗水壶里去。

“不，走路的人最会渴，没水喝怎么走得动呢？”

孙锐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心里躊躇得很，他想拿出水壶大声地说：“都倒给你，大郎！”但马上又想到：要是他寻不到孕三，又找不到队部，那不完蛋了？况且自己刚才说过水壶不在身边，现在一冲动又拿了出来，往后不成了人家的笑柄？……他又想，这些水反正都是自己一滴一滴省下来的，多留一点也不怎么的！这样想了，他心里也就觉得宽容和踏实了。他拾起草帽，同时把水壶放进怀里，向放仪器的地方走去。在那里，他连忙打开盛干粮的饭盒，把水壶的水倒出一半，小心地把饭盒埋到沙里，在上面做了个记号，再拿了水壶回来，对洪焕说：

“喏，拿去。不知里边还有多少，今天我多喝了几